

雪国 千只鹤

长篇小说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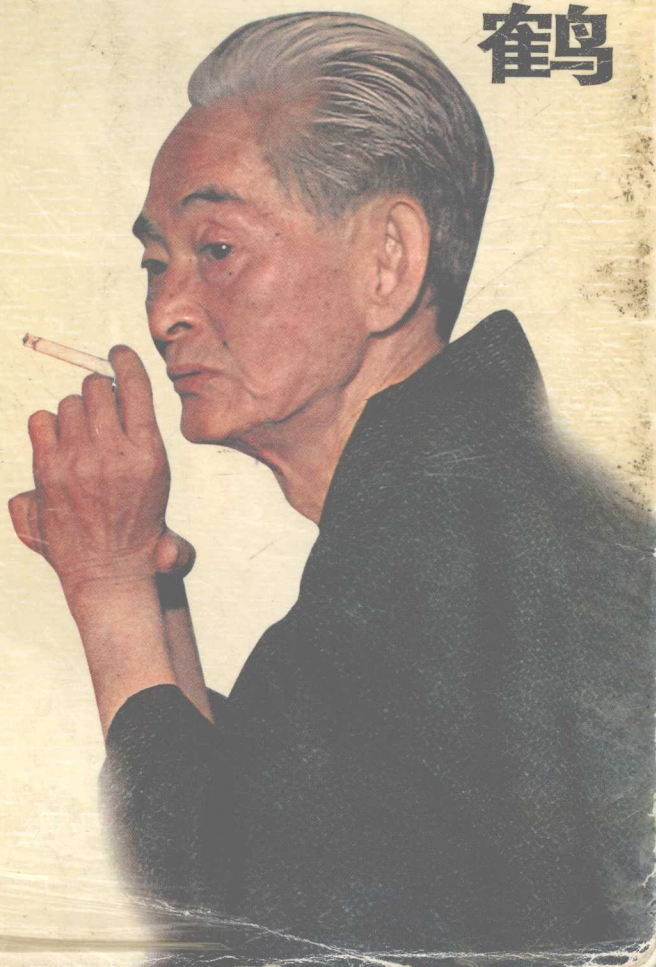
1968年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

叶渭渠

唐月梅

主编

川端康成集



川端康成集

长篇小說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雪国 千只鹤

叶渭渠·译

目 录

序\ 林林 (一)

序(日本文学的世界意义)\ 叶渭渠 (三)

雪国 (九)

名人 (一一三)

古都 (二二八)

花的圆舞曲 (三七三)

千只鹤 (四三九)

千只鹤 (四三九)

森林的夕阳 (四六五)

志野彩陶 (四八四)

母亲的口红 (四九九)

双重星 (五二〇)

序

——林林

欣悉渭渠、月梅两位同志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一套“日本文学精品大系”，并让我任顾问，我乐于接受。因为系统地出版一套全面介绍日本现代的文学精品系列，也是我多年的愿望。这项文化工程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可以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日本文学鉴赏品，而且通过中日文学作品的交流，可以加深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

日本文学基本上分两大系统，一是着重表现传统美的，如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等；一是着重追求现代意识和现代表现的，如野间宏、大江健三郎、大冈升平和安部公房等。通过译介这两大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就可以大致把握日本现代文学的脉络。

大系首先推出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

各三卷，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吧。川端、三岛、大江三人艺术意识形态各异，在文学上探索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最终在传统与现代的接合点上确立自己的方位，并创造出自己的文学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人类性情的思辨、对生存空间的认真探索，以及超越国界和民族对人文理想主义的巨大关注，对于中国读者恐怕都会有所感动的。也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所以，我认为主编者的选择是有超前的眼力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积极合作，也颇呈他们的气度。当然，这仅仅是大系的一个开头。日本文学的矿脉是非常丰富的，希望有志者不断辛勤地去勘探，定会有不同凡响的收获的。我谨此郑重推荐。

1995年7月16日于北京

序

叶渭渠

日本文学的世界意义

去年年底，我应邀去鲁迅文学院讲授日本文学，题目是《川端康成与日本文学》。那时候，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有关 1994 年度授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消息公布后不久，学员们的兴趣自然集中在大江健三郎获奖是偶然还是必然？日本作家为什么两次获此殊荣上？文艺界、舆论界也议论沸扬，自然也是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这里就反映一个问题，我们日本文学研究翻译界，以及外国文学出版界在介绍日本文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日本文学的世界意义认识不足，跟不上日本文学的发展形势等。

战后五十年，日本文学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了千百年来吸收中国文化和近百年来吸收西方文化的历史经验，即既执著传统，又大胆地全方位地吸收外来文

化,并使两者达到和谐的融合。当然,这是经过一个痛苦而曲折的历程的。比如,古代吸收中国文学伊始,从语言文字到歌论、文论都曾一味模仿,乃至引进汉字,用汉字或异体汉字进行创作,而且吸收中国文学的儒佛道思想可谓亦步亦趋,流行了汉风运动,汉文学几乎占据当时日本文坛的空间中心位置。即使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本土思想乃至本土原初文学意识所起的内在作用。至九世纪即平安朝初期,创造了假名文字,逐渐将汉字日本化,出现了用假名文字进行创作,大大地增加了文学上的本国语的表现手段,更有利于融合外来的中国文学,充分表达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民族美的继承与创造。堪称平安王朝历史画卷的《源氏物语》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条件下诞生的。日本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文学体系,以及以“真实”、“物哀”为中心的民族的美学体系,完成了古代文学的日本化。

近代以来,日本文学也出现过这种历史的重复。明治维新不久,在大量涌入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潮面前,以为追求西方思潮就是维新,文学上也一度向西方一边倒,掀起了欧化主义的风潮。但在明治中期的政治环境刺激下,日本文学又以国粹主义来对抗欧化,将回归古典,乃至复古主义作为规范文学的根本。最后在自觉认识自身文学的传统、也较全面了解西方文学的基础上,自觉地克服两种文学思想、形式的对立,把握住两者整合的可能性,并促其转化为现实性,创造出一种新文学。它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因素;既有东方的,又有西方的色彩,而根基是日本的。战后日本文学在美国文化的冲击下,也是基本上按照这一脉络发展过来的。

日本文学就是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育成的。现试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为例来说明，川端康成初登文坛就成为新感觉派的干将，完全摒弃日本文学传统，醉心于单纯借鉴西方文学，甚至声明“可以把表现主义称做我们之父，把达达主义称做我们之母”。但他在这条欧化的文学道路上并没有取得成就，开始怀疑西方式的小说对日本人合适不合适，认识到在吸收西方文学的启蒙工作方面耗费了青春和精力，没有立足于东方和日本的传统而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成熟的地步。于是，他宣布要改行搞东洋主义，又走到全盘继承传统的另一极端，最终从失败中产生对和洋两种异质文学的新的清晰认识，寻找到共同思考东西方文学融合或桥梁的位置，从而创造出东方之美、川端文学之美。

从大江健三郎来说，他是受法国文学的熏陶成长起来的，对萨特和加缪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从事创作之初，就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吸收存在主义的文学技巧多于理念，即使是吸收西方文学理念，但也加以本土化。比如，大江文学既贯穿西方人文理想主义，致力于反映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的题材，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考方式、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对树木和森林的神话故事，以及对日本传统文化结构的家和村落共同体的情有独钟，在作品里常常出现树木和森林，并把它们看作是“接近圣洁的地理学上的故乡的媒介”，而且也成为他跃入文学传统的想像力的媒介。这无疑是源于日本原始神道对自然信仰与崇拜，以及对树木有着深厚的因缘和密切的亲情。与此同时，他对家、村的眷恋，是超越近代，直接与日本固有的本土文化相联，也是建立在与发自日本古代信奉太阳神相关的“尚家——中心”的纵

向座标轴上的。他从中发现了森林中的村的文化结构，并且将它们表现在小说里。因此，大江倾心于西方现代主义，但却没有忘却更没有离开日本传统文化的根。正如他非常强调他的写作是面向日本人，以及“民族性在文学中的表现”。他获奖后情深地总结说：“我先前对《源氏物语》不感兴趣。比起紫式部来，我更对拉格勒芙感到亲近、怀有敬意。但是，我必须再次感谢尼尔斯和他的朋友大雁，因为这只大雁使我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也就是说，大江重新发现了日本文学和美学之源，在东西方文学交汇点上确立了自己的历史方位。

正因为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学适时地把握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意识与技巧，同时又重估了日本传统的价值与现代的意义，比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使之以对立走向调和与融合，从而使日本文学既具有特殊性、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作家两度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其表面的偶然性中自然存在其内在的必然性。日本文学通过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成就而走向世界。

过去几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们在译介日本文学方面，存在着一种偏食症，只介绍了几个无产阶级作家，以及一些近代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日本古典文学的译介也屈指可数。近代艺术派的作品译介几成空白。在十年的特定政治环境，把某种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终极的标准，三岛由纪夫及其作品自不待言，被作为政治载体而备受无情的批判。甚至连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也不能幸免，他的《为党生活的人》也被人指责为宣扬“错误路线”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遭到禁锢，不能与读者见面。包括日本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

的翻译与出版成为一片空漠。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文学研究翻译界和出版界迎来了文艺的春天,以川端康成为突破口,译介了一批各种艺术流派的作品,给我国读者提供更多了解日本文学的机会。当然,这仅仅是起步,尚未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日本文学的面貌。

以大江健三郎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为契机,并且伴随东方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学将再领风骚的时机,我国读者对日本文学倾以更多更大的关注。文艺界有人预言今年将是“日本文学年”,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在此之际,卢景林、万夏二君与我相商,由我与月梅主编,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全面介绍日本现代文学大师的精品大系,每年推出三位大师的文集各三卷,并创造条件,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和步骤地长期出下去。这一大胆而有见识的创举,承蒙挚友、日本北海学园大学人文学系教授千叶宣一先生满腔热情地支持,来信表示:“在这个世上,人生只有一回,但我祈愿我们日中文学交流的命运的邂逅,即使在来世也要继续下去。”并且应允担任本大系编委会顾问,在“物心两面”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保证了这一大系顺利地在我国问世。我相信,在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编委会、译者同仁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若干年后,一套完整的现代日本文学精品大系将会展现在我国文学译坛上。

我国的伟大文豪鲁迅先生得说好:“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今天,在官潮、商潮的冲击下,走这条路的人更少。但我依然不改初衷,愿将余生继续献给这一文学事业,决心沿着鲁迅先生指引的这条路继续走,继续走下去。

雪 国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一位姑娘从对面座位上站起身子，把岛村座位前的玻璃窗打开。一股冷空气卷袭进来。姑娘将身子探出窗外，仿佛向远方呼唤似地喊道：

“站长先生，站长先生！”

一个把围巾缠到鼻子上、帽耳耷拉在耳朵边的男子，手拎提灯，踏着雪缓步走了过来。

岛村心想：已经这么冷了吗？他向窗外望去，只见铁路人员当作临时宿舍的木板房，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山脚下，给人一种冷寂的感觉。那边的白雪，早已被黑暗吞噬了。

“站长先生，是我。您好啊！”

“哟，这不是叶子姑娘吗！回家呀？又是大冷天了。”

“听说我弟弟到这里来工作，我要谢谢您的照顾。”

“在这种地方，早晚会寂寞得难受的。年纪轻轻，怪可怜的！”

“他还是个孩子，请站长先生常指点他，拜托您了。”

“行啊。他干得很带劲，往后会忙起来的。去年也下了大雪，常常闹雪崩，火车一抛锚，村里人就忙着给旅客送水送饭。”

“站长先生好象穿得很多，我弟弟来信说，他还没穿西服背心呢。”

“我都穿四件啦！小伙子们遇上大冷主就一个劲儿地喝酒，现在一个个都得了感冒，东歪西倒地躺在那儿啦。”

站长向宿舍那边晃了晃手上的提灯。

“我弟弟也喝酒了吗？”

“这倒没有。”

“站长先生这就回家了？”

“我受了伤，每天都去看医生。”

“啊，这可太糟糕了。”

和服上罩着外套的站长，在大冷天里仿佛想赶快结束闲谈似地转过身来说：

“好吧，路上请多保重。”

“站长先生，我弟弟还没出来吗？”叶子用目光在雪地上搜索，“请您多多照顾我弟弟，拜托啦。”

她的话声优美而又近乎悲戚。那嘹亮的声音久久地在雪夜里回荡。

火车开动了，她还没把上身从窗口缩回来。一直等火车追上走在铁路边上的站长，她又喊道：

“站长先生，请您告诉我弟弟，叫他下次休假时回家一趟！”

“行啊！”站长大声答应。

叶子关上车窗，用双手捂住冻红了的脸颊。

这是县界的山，山下备有三辆扫雪车，供下雪天使用。隧道南北，架设了电力控制的雪崩报警线。部署了五千名扫雪工和二千名消防队的青年队员。

这个叶子姑娘的弟弟，从今冬起就在这个将要被大雪覆盖的铁路信号所工作。岛村知道这一情况以后，对她越发感兴趣了。

但是，这里说的“姑娘”，只是岛村这么认为罢了。她身边那个男人究竟是她什么人，岛村自然不晓得。两个人的举动很象夫妻，男的显然有病。陪伴病人，无形中就容易忽略男女间的界限，侍候得越殷勤，看起来就越象夫妻。一个女人象慈母般地照拂比自己岁数大的男子，老远看去，免不了会被人看做是夫妻。

岛村是把她一个人单独来看的，凭她那种举止就推断她可能是个姑娘。也许是因为他用过分好奇的目光盯住这个姑娘，所以增添了自己不少的感伤。

已经是三个钟头以前的事了。岛村感到百无聊赖，发呆地凝望着不停活动的左手的食指。因为只有这个手指，才能使他清楚地感到就要去会见的那个女人。奇怪的是，越是急于想把她清楚地回忆起来印象就越模糊。在这扑朔迷离的记忆中，也只有这手指所留下的几许感触，把他带到远方的女人身边。他想着想着，不由地把手指送到鼻子边闻了闻。当他无意识地用这个手指在窗玻璃上划道时，不知怎的，上面竟清晰地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他大吃一惊，几乎喊出声来。大概是他的心飞向了远方的缘故。他定神看时，什么也没有。映在玻璃窗上的，是对座那个女人的形象。外面昏暗下来，车厢里的灯亮了。这样，窗玻璃就成了一面镜子。然而，由于放了暖气，玻璃上蒙了一层水蒸气，在他用手指揩亮玻璃之前，那面镜子其实并不存在。

玻璃上只映出姑娘一只眼睛，她反而显得更加美了。

岛村把脸贴近车窗，装出一副带着旅愁观赏黄昏景色的模样，

用手掌揩了揩窗玻璃。

姑娘上身微倾，全神贯注地俯视着躺在面前的男人。她那小心翼翼的动作，一眨也不眨的严肃目光，表现出她的真挚感情。男人头靠窗边躺着，把弯着的腿搁在姑娘身边。这是三等车厢。他们的座位不是在岛村的正对面，而是在斜对面。所以在窗玻璃上只映出侧身躺着的那个男人的半边脸。

姑娘正好坐在斜对面，岛村本是可以直接看到她的，可是他们刚上车时，她那种迷人的美，使他感到吃惊，不由得垂下了目光。就在这一瞬间，岛村看见那个男人蜡黄的手紧紧攥住姑娘的手也就不好意思再向对面望去了。

镜中的男人，只有望姑娘胸脯的时候，脸上才显得安详而平静。瘦弱的身体，尽管很衰弱，却带着一种安乐的和谐气氛。男人把围巾枕在头下，绕过鼻子，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嘴巴，然后再往上包住脸颊。这象是一种保护脸部的方法。但围巾有时会松落下来，有时又会盖住鼻子。就在男人眼睛要动而未动的瞬间，姑娘就用温柔的动作，把围巾重新围好。两人天真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使岛村看着都有些焦灼。另外，裹着男人双脚的外套下摆，不时松开耷拉下来。姑娘也马上发现了这一点，给他重新裹好。这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那种姿态几乎使人认为他俩就这样忘记了所谓距离，走向了漫无边际的远方。正因为这样，岛村看见这种悲愁，没有觉得辛酸，就象是在梦中看见了幻影一样。大概这些都是在虚幻的镜中幻化出来的缘故。

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象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幻想象，景物则是夜雾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在遥远的山巅上空，还淡淡地留着晚霞的余晖。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轮廓，退到远方，却没有消逝，但已经黯然失色了。尽管火车继续往前奔驰，在他看来，山野那平凡的姿态越是显得更加平凡了。由于什么东西不十分惹他注目，他内心反而好象隐隐地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感情激流。这自然是由于镜中浮现出姑娘的脸的缘故。只有身影映在窗玻璃上的部份。遮住了窗外的暮景，然而，景色却在姑娘的轮廓周围不断地移动，使人觉得姑娘的脸也象是透明的。是不是真的透明呢？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流过。定睛一看，却又扑朔迷离。车厢里也不太明亮。窗玻璃上的映像不象真的镜子那样清晰了。反光没有了。这使岛村看入了神，他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象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

这当儿，姑娘的脸上闪现着灯光。镜中映像的清晰度并没有减弱窗外的灯火。灯火也没有把映像抹去。灯火就这样从她的脸上闪过但并没有把她的脸照亮。这是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她的眼睛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就象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

叶子自然没留意别人这样观察她。她的心全用在病人身上，就是把脸转向岛村那边，她也不会看见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更不会去注意那个眺望着窗外的男人。

岛村长时间地偷看叶子，却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对她有什么不礼貌，他大概是被镜中暮景那种虚幻的力量吸引住了。也许岛村在看到她呼唤站长时表现出有点过分严肃，从那时候起就对她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兴趣。

火车通过信号所时，窗外已经黑沉沉的了。在窗玻璃上流动的景色一消失，镜子也就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尽管叶子那张美丽的脸依然映在窗上，而且表情还是那么温柔，但岛村在她身上却发现她对别人似乎特别冷漠，他也就不想去揩拭那面变得模糊不

清的镜子了。

约莫过了半小时，没想到叶子他们也和岛村在同一个车站下了车，这使他觉得好象还会发生什么同自己有关的事似的，所以他把头转了过去。从站台上迎面扑来一阵寒气，他立即对自己在火车上那种非礼行为感到羞愧，就头也不回地从火车头前面走了过去。

男人攥住叶子的肩膀，正要越过路轨的时候，站务员从对面扬手加以制止。

转眼间从黑暗中出现一列长长的货车，挡住了他俩的身影。

前来招徕顾客的客栈掌柜，穿上一身严严实实的冬装，包住两只耳朵，登着长统胶靴，活象火场上的消防队员。一个女子站在候车室窗旁，眺望着路轨那边，她披着蓝色斗篷，蒙上了头巾。

由于车上带下来的暖气尚未完全从岛村身上消散，岛村还没有感受到外面的真正寒冷。他是第一次遇上这雪国的冬天，一上来就被当地人的打扮吓住了。

“真冷得要穿这身衣服吗？”

“嗯，已经完全是过冬的装束了。雪后放晴的头一晚特别冷。今天晚上可能降到零下哩。”

“已经到零下了么？”

岛村望着屋檐前招人喜欢的冰柱，同客栈掌柜一起上了汽车。在雪天色夜的笼罩下，家家户户低矮的屋顶显得越发低矮，仿佛整个村子都静悄悄地沉浸在无底的深渊之中。

“难怪啰，手无论触到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的冷啊。”

“去年最冷是零下二十多度哩。”

“雪呢？”

“雪嘛，平时七八尺厚，下大了恐怕有一丈二三尺吧。”

“大雪还在后头啰？”